

變形

7A 陳妞兒

每次媽媽要我丟垃圾時，我便很不願意的「哦」了一句。當我們丟垃圾時，不會真的留意去看，我們只關心垃圾桶滿了沒有。當它開始滿溢時，就得把這袋垃圾給清出去。但這次我好奇地瞄了一眼那堆混湊雜亂的寶藏。其實，也不覺得垃圾有多麼噁心。咖啡渣滲入所有空隙，統一了這個「垃圾亂世」；它恬不知恥地撒了破信封一身，可倒也沒沾濕那筆跡熟悉的黑墨水字，只是滯留在馬鈴薯皮濕黏黏的凹洞。一個乾癟的蘋果，陷在一個還剩下一點乳酪的空盒子。一截乾掉的筆頭，堅持要刺穿那張用來包裹食物殘渣的報紙。眼見垃圾將近滿溢，我用掌心把垃圾壓得扁扁，但當我一轉身要拿細繩時，他們又開始呼吸，恢復原狀。原來壓力並不能使垃圾桶騰出空間。但是……

壓力使青少年變了形。

社會上正在成長的青少年，大約都是十四、五歲，本來就是最易興起無名的哀愁，也最易有着畏懼失群的孤寂。他們並不像垃圾般無用，只是父母從來都沒有瞭解過他們的想法。當父母發現他們有不規則的行為，就會大為緊張，有時甚至困着他們，在學業上也給了很多的壓力，讓他們根本無法喘氣。雖然他們可能會變乖了，但當父母不在時，為了發洩，他們便會趁夜逍遙共樂。就像我們為了使垃圾桶有更多的位置，於是使用掌心把垃圾壓得扁扁，但當你一轉身，那空間並沒有增加。

但若然父母繼續地給予青少年壓力，這樣只會使他們變了形，屆時，可能連他們也不認得自己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變了形的自己，又有誰能從哈哈鏡看到真像呢？

壓力使社會變了形。

在社會裏生活久了，你就會發覺這個社會變了形。現在我不會覺得垃圾是噁心的。事實上，現實世界似乎比垃圾桶裏的垃圾更讓人感到噁心，不是嗎？現在不少人竟自願在網上公開做援交，有些人更是每天都渾渾沌沌地生活，終日只會靠藥物麻醉自己，讓自己徹徹底底的墮落。每天的報紙都在數落青少年只會每晚流連網吧、的士高，最後青少年濫藥成為政府最關注的問題。又或者三名中二的女學生打劫的士司機，又或者在家裏母親教育孩子時，對着孩子說：「你還不做功課！信不信我打你？」。孩子果然退了幾步，不過他卻指着回罵：「我不信！你試試看！我立刻告你虐兒。」母親這下沒輒了，結果小孩子不知什麼時候把腳上的日本拖鞋脫了，拿在手裏，用力的敲打着，一下一下，「嗒——嗒——」！這樣的社會不是比起垃圾桶裏的環境更讓人感到不適嗎？不是徹底地變形了嗎？

可能在這樣一個被人擠壓得變形的社會，或許會成為讓人領悟自覺的一個地方，讓人們繼續地去慢慢改變，不過不知道下次社會是恢復原狀，還是被擠壓得更厲害呢？